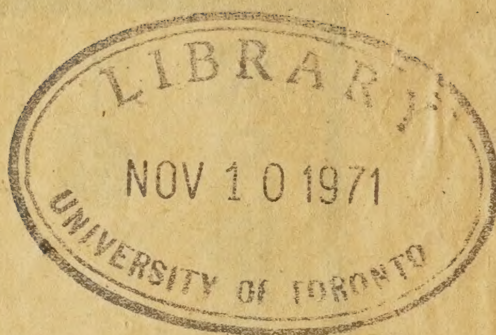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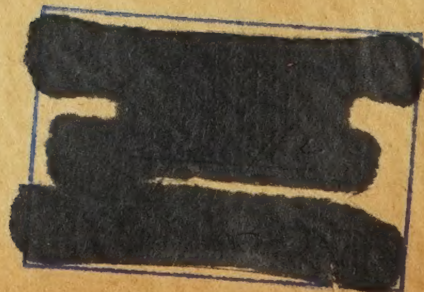

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上論下

子使漆雕開仕章

呂留良云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若仍要講說其可仕却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用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看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著實卽所謂進取也若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

斯卽仕之理。凡經書斯字。此字。未有不根上文者。蓋仕之理。小言之則小。大言之則大。爲宰治賦。仕之理也。期

月已可。三年有成。亦仕之理也。出處雖殊。其理則一。或人問朱子。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道理。不可分別。按此。則只就仕之理上能見大意。不安小成。便可語行藏之道。何必將斯字躲閃仕字。乃謂濶大耶。留良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不要看大了仕字。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夫點開之見大意者。乃侍坐章所謂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在出處語默處處有之。留良恐單粘仕上講。不足以該體用之全。而不知善會斯字者。固未嘗言用而遺體也。程明道浮雲太

虛之言。卽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之旨。而留良援此以爲不將仕字看大之証。奚啻去而千里。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呂留良云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谿黑腰子也仁却又不在事見得到此方許汝具一隻眼

朱子以仁爲當理而無私心。何等直截分明。留良乃云。仁只在事物之間。又謂仁却又不在事。何其說之反覆蹺蹊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呂留良云孰愈一問是探竿影草不是閒評較見聖人造就子貢用處心切　又云弗如也句不是活不

是奪不是囘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逗作隨波逐流看却不見金剛王劒作用　又云此二句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貢境界火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拶到離鉤三寸處眞是老婆心切

留良極闢禪學而此三條却純用禪語以此解經其侮慢不敬甚矣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呂留良云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棖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盲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即爲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棖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

明

耳

剛與慾。一正一反。緊相針對。集註甚明。留良乃謂欲之非剛。是就棖論。未盡剛之理。誤矣。人之有慾者。未必皆同於棖。或好貨好色。貪榮嗜勢。有所眈戀者。皆是也。惟棖悻悻自好。其貌似剛。不知此即爲慾耳。故謂棖之一人。未足以槩有慾無剛之品。則可。謂無慾不足以盡剛之理。則不可。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呂留良云夫子之文章是子貢一生家當到此得聞性與天道之妙乃爲此言然只在文章得聞中打通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消息仍不離子貢家當其見乃更高一層

朱子語類有云。子貢之聞性道。是後來聞孔子說。不可硬做是因文章而得。今留良謂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是明與朱子背馳也。

呂留良云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道可知是一線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文章者有止於文章者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

留良見理多差。只平說道理中。語句疵病不少。如此段所云。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可聞

也。夫文章。威儀。文辭也。一入聖人之門。則見聖人之威儀。接聖人之言辭矣。安得而秘之。且此乃下學入道之始也。若文章亦必子貢而後得聞。則自子貢以下。七十三千之徒。聖人復用何道敎之耶。若謂不得其解者。雖聞如不聞。此可以言性道。不可以言文章。性道者理也。聞性道而不知其理。卽非性道矣。文章則有形象法迹焉。識大識小。存乎其人。烏有不可得聞之文章哉。又謂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請問此二種人。爲同爲別。既由文章而上之矣。則所

見者皆性道也。顏曾之流也。用功在文章。固即事而見理。縱不用功在文章。亦非略迹而蹈空也。留良分此二等。將謂由文章而上者。尚有過於高遠之弊。必須仍在文章上用功。方爲貼實耶。豈非管窺之見。

子路有聞章

呂留良云此爲子路寫生耳若寫急勢有一痕未盡子路精神不活現便不是記者描畫其身說法然子路弊病亦在此看聖人答聞斯行章如何須曉記者言外微意

吳氏謂子路一於敢行。不復置思。故夫子嘗以兼人而退之。朱子謂此論可補諸說之未備。然於本註不一及

者。正以記者之意。專美勇行也。留良剽吳氏說。遂謂記者言外有微意焉。則失之鑿矣。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呂留良云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

註云豈得爲知。語類云。聖人專主不知而言。皆直下判斷。並無遮掩。留良乃云。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支離牴牾。一至於此。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呂留良云曰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

留良謂此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謬也此章與前後章一例列於忠淸愚知之間正見記者深意文子黨襄仲而立宣公及其斥莒僕也侃侃然彰人臣之直迨襄仲死其子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未返而宣公薨文子乃訟言襄仲之罪而逐東門氏歸父奔齊此皆三思中計較利害奸巧處季氏之强實始文子夫子不便斥言即借魯人所稱三思一節斷之惡之至

也。若泛論思則周公兼三施四之時。夜以繼日。思豈得以再爲限耶。

子曰甯武子章

呂留良云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也只在知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卽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卽是功利作用此吳下人之所謂詐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衞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於難其愚豈可及耶

武子止知有君。不知有身。但身不可保。則君必不可濟。故兼保身濟君言之。當日事勢之必不可爲。人盡知之。而武子獨不以爲然。曰烏知君之不可濟。身之不可保

乎。此如人子之事父母。當彌留之頃。猶必多方調治。至於絕而復。三日而後殮。猶冀其復生。此所謂愚不可及也。武子之愚之不可及。正以其不避艱險。務期免君於難。而卒能成功。以遂其忠愛之志。留良乃云。以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即是功利作用。然則為人臣者。值艱難之會。必君與身俱喪。而後謂之非功利乎。

呂留良云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之打乖者便不肯為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喻于利皆知也君子喻于義皆愚也以此思愚愚可知矣

武子之愚。註中分明有兩層意。所謂智巧之士。深避而不肯爲者。武子之愚也。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則愚而智矣。但武子當此事勢。萬無可爲。惟愚而後能任之。其智處亦從愚處做出。故總以愚字該之耳。留良未詳註意。乃云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此亦未然。武子之事成公。固無必濟之理。然謂成公之復。全出天幸。無賴於武子之力。則不可。觀武子當時。納饘貨醫。皆有妙用。則其他可知也。武子所處者。全君安國。雖有智巧。亦是赤心中流出。何害其爲愚哉。

顔淵季路侍章

呂留良云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語類問老安少懷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兼愛。朱子曰。此是大概規模。未說到節目也。按聖人之志。如化工肖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乎性命之正。而天地未嘗容心。故會得夫子老安少懷氣象。則親疎貴賤之序。已在其中。不煩添補。留良拾或人問語。謂安信懷有多少等級而於朱子大概規模之論。全不理會。

其粗疎鹵莽類如此。

子華使於齊章

呂留良云有謂與粟辭粟二子原未嘗不是夫子特廣其意耳滿肚皮奈何不下這一部史記憤懣肝腸看得一班俠客畸人為世間絕頂人物不難將孔夫子說話當假道學常談看此種趣識誤學人不小

朱子曰。聖人以義制事。雖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故雖以富為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為當受。而不責原思之辭。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介毋貪。庶不失聖人之意。觀此。則以與粟辭粟。為良友廉吏。愈襯得聖人

道理更精一層。若以聖人之言。而盡抹二子。將有如朱子所云其流之弊。使吝者託於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託於毋辭之說。以便其私。其爲人心害不小也。至史記所載游俠之徒扞當世之文網。班固猶羞稱之。而留良之意。竟欲以擬聖門之高弟。亦可謂無忌憚之甚者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呂留良云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天懸地隔處

孔子於顏子之問答以克己復禮。於仲弓答以見賓承

祭。不欲勿施於、司馬牛答以言訒、於樊遲答以恭敬忠。果能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豈復有不克之已、不復之禮乎。日月至者。當其至時。便是全體之仁。朱子曰。日月至亦是徹底到一番。又曰。若論至處。却與久而無息一般。是不違與至。但有生熟久暫之分耳。若云天懸地隔。則是曾閔以下。皆不得與於仁之數矣。況留夏既云。其中有同原處。豈有原同而不歸於一致。至於天懸地隔者乎。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章

呂留良云爲儒而從勳業功效起脚即犯爲人功利之病正不免於小人儒之歸矣

儒者之學。有體即有用。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即修己之功亦虛矣。今以勳業爲功利之病。是不知從古聖賢勳業。皆從心性中發出。正與朱子簿書錢穀。皆爲爲己之義相悖也。功效二字。亦說得混。自治治人。皆有事功。皆有效驗。特不可預計其效耳。以功效爲功利。亦似是而非之說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呂留良云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

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卽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　又云因由而有道名道卽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

由戶自是譬喩。謂道之當由。猶人之出入。必由乎戶也。留良乃云。出必由戶。亦卽是道。但小事粗節耳。果爾。則當云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他事之不由道。不當云何莫由斯道也。訓道曰路。正見道之不可不由。今云因由而有道名。道卽在由處見。將謂人不由道而道遂絕於天地之間乎。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呂留良云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況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訛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

朱子曰。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些子意思。慶源輔氏云。至於成德。則文質斑斑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觀此。可知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乃言學者下手工夫。至於成德。則不待調劑。自然文質得中矣。然後二字。緊承文質彬彬。對上兩則字。謂學者造就至

此方可謂之君子。留良乃以損有餘補不足作彬彬正解。謬也。且如留良之說。則彬彬固學者事矣。如何又云當下道箇彬彬。已是成德氣象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呂留良云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穉至老爲彭爲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葢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做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

朱子曰。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此論

何等直截。大凡聖人言理。多自人之初生言。蓋天以是理賦於人。人得之而後有此生。程子所謂生理本直正謂此也。留良乃將兩生字。俱作生存之生。又謂讀者錯看生字。以直字作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夫旣以生爲生初矣。何至認作未生以前。本來面目乎。留良妄生意見。害道實甚。反云讀者作生初解爲害道。爲可怪也。

呂留良云人之生也直此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爲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絶雖生亦幸免耳後人誤解程子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爲看於是講章遂有卽生是直之說是重生字不重直字下句如何振合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良知之說而來

朱子曰。惻隱羞惡。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箇行便是直。此與程子生理本直之意同。順其本心而行。即任眞自然之謂也。與告子生之謂性。專以氣言者。固天淵相隔。即陽明致良知之說。以本體爲工夫。亦與此無涉也。

子曰知之者章

呂留良云爲學於知好樂好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者濂溪之詩孔顏樂處延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朱子曰。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

而樂之也。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據此。則樂之者。雖有融釋脫落意。而與孔顏樂處。自是不同。葢其樂者。其心自樂。樂之者。以所得爲樂。樂之之後。亦能漸漸自有其樂。而方有所得。固未能泯乎樂之之迹也。今混而同之。亦懵然於樂字地位矣。

呂留良云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原不可指禮樂刑政理數亦何嘗空微無倚耶若離却道字卽貪財好色亦何不可

附此四句耶

知之好之樂之三之字。自然指聖人之道而言。但云不

可指禮樂刑政理數。又非空微無倚。此非知道之言也。夫聖人之言。未有空微無倚者。必實有是理。實有是事。而後舉以教人。不獨此章爲然也。至所謂禮樂刑政理數。聖人之道。豈有外於此數者哉。精粗本末。原是一貫。事之所在。卽理之所在也。如中庸一書。五達道九經以及文武周公之制作。無非禮樂刑政之事。而其原皆出於天命之性。亦可曰不當指此以爲聖人之道耶。謬亦甚矣。且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卽理也。今云不可指爲禮樂刑政理數。夫禮樂刑政。猶可

曰於道有形上下之分。而理字亦在所非之中。然則所謂聖人之道者。復是何物耶。道與理為一耶。為二耶。後又引貪財好色為言。則愈支離而謬悠矣。

呂留良云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所好樂如金谿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顛狂却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曾知也

集註張敬夫曰。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朱子曰。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求。故心誠好之。又謂呂氏知之則不惑。其說稍深。此章知字只謂好學

者耳。未到不惑地位。又曰此此亦謂知義理之大端者耳。觀此。則是至於好而後爲知之至。非首句知之。卽與好樂平分一半火候也。且不但好字中有知。卽樂字中。義之精。仁之熟。亦兼知行在內。豈可專截好樂屬行中火候乎。

子曰中人以上章

呂留良云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卽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别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

謝氏曰。此論上下之分。非不移之品。特言其操術淺深

耳。朱子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上下時。便都包在裡面。留良乃云。只在材質上論。亦有用功造到可語者。又別是一話。果如所言。則夫子語曾子以一貫。何必待其眞積力久。曾子魯矣。子貢明敏。何必待其積學功至。而後發其疑而告之耶。

樊遲問知章

呂留良云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與其言也訒不憂不懼一側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說如此做知仁也　又云務義兩事若不足爲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其言也訒相似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

務義敬神。就事上說。先難後獲。就心上說。皆指現成之知者仁者而言。本文下段云仁者。上段不云知者。各隨文法之便。並無深義。故註中並說知者仁者。留良云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又云由事而指知。故不先下知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說。不與集註相刺謬乎。

呂留良云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于死生晝夜之故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諂事鬼與蠻作無鬼論者其愚則一皆不免于爲鬼所揶揄者也

或問程子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

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謝氏云。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朱子謂其未見所以敬而遠之之意。亦太漫矣。今留良云。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必通於死生晝夜之故。與程朱之意。顯相馳背。且鬼神雖兼內外祀典。原未論到仁人饗帝孝子饗親。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地位。今牽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示諸斯。懸隔不倫甚矣。

子曰知者樂水章

呂留良云。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禀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節自爲形容

無淺深之義亦無聯貫之情　又云就兩種人資性
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
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　又云三股隨意舉
似說箇大段意理固無貫串之義亦無重動靜而以
上下發明中段之說乎

論此章正不喜如是

註云有似於水故樂水有似於山故樂山動而不括故
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亦謂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
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動則自樂靜則自壽蓋
動靜者知仁之體而情與效因之留良必云無聯貫之
情無貫串之義直欲盡翻程朱之案而駕乎其上傲戾
堅僻肆無忌憚甚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呂留良云博文約禮功有兩層事只一件之字卽指上句

朱子答或人問曰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又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也不須如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學既博又須當約禮註中學欲其博守欲其要亦是分開平說又曰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可見學文只是廣求事物之

理。及反諸吾身而得其所守之要。只以一箇禮爲歸宿也。若以約之之字指文言。是將所學之文。歸到禮上。仍是講究貫通之意。不見踐履切要處。且必待所學既博而後約之。則未博時便不須以禮。正所謂互相推託彼此擔閣也。朱子明曰。須兩般理會。各盡其力。何云事只一件乎。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呂留良云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著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却以爲聖而不止於仁仁譬之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件物在惟欲

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爲仁之方只此便是夫子善訓仁字　又云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詭而遁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耳

留良於評語云。聖門之仁。未有離事物而直指心性者。即下文立達近取之方。庸詎非事耶。此却又云仁字難訓。以其不著事爲。不論地位。下段又撥轉說有心便有事。一說而反覆遷變如此。殊不可解。朱子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洋大海固是水。但不必大海之水方爲水。只缾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留良勦用此說。而

於非必海而後爲水。下接云。水自另有件物在。如其說。則是離海言水。乃別指一物而謂之水。其實非水也。不通甚矣。仁者有立達之心。卽有立達之事。立人達人。卽是施濟。不必博衆而後謂之施濟。而後謂之仁也。留良摭拾先儒語。矜爲獨得。每小變其說。輒與立言之旨天懸地隔。徒見其詐僞妄誕而已矣。

子曰述而不作章

呂留良云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爲理不當作耳

樂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豈得謂述與作不分低昂乎。謝上蔡云。事有述有作。至於道則無述作之殊。或問謂聖人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謝氏以其卑而恥之。故必侈其說以自高。失聖人之意遠矣。本註所謂事雖述而功倍於作。理固如此。若夫子意中。正以述之遠遜於作。猶可以之自居耳。留良拾謝氏之餘唾。矜爲妙解。而不知其謬於聖人立言之意也。

呂留良云朱子謂砒礜可食當食之若尚猶豫商量卽不可謂之篤信也

朱子斷無謂砒礜可食之理。如或傳有此說。亦宜辨明。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親聞諸夫子者。而有子尚知爲有爲之言。此正其嗜學篤信聖人處。蓋古之學者爲已。信而好之。亦以求得於心也。聖門篤信好古。無如曾閔。然曾子於小功不稅則曰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閔子要絰而服事。則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卽人心。此皆先王一定不易之制。然心所不安。輒不肯苟同如此。夫子信而好古。然於三代之禮。未嘗無取舍。如記中孔子善殷。及云殷已慤吾從周之類。不一而足。何嘗以混沌無皂白爲信好也。朱子最尊信程子。然語錄中。於程

門記錄之誤者。未嘗不標而出之。其編程子遺書。以李端伯爲首。以記錄之善也。以暢潛道爲殿。以記錄多誤也。此乃朱子所以善於尊程者。豈以一槩不別白爲當然乎。留良乃云若朱子謂砒礬可食。宜卽深信而食之。此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病也。以此爲篤信朱子謬矣。此等議論。蔽惑人心。而爲害於學問者甚大。學者所宜明辨也。

子曰默而識之章

呂留良云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本

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恢張曰固是然於此亦須見箇聖人意中所見底模樣定不小小

以學誨配明德新民可也以默識比知止至善則偏甚緣留良解大學聖經章以止至善專重在知又妄以此章識字作知字故欲比而同之夫止至善之非專屬知不待言矣即此章註云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默識之非專屬知明矣況默識是切近工夫止至善乃明新極功以此喻彼是之謂不知類也

子曰志於道章

呂留良云艾千子曰張子韶咏依於仁句云試看逃途一瞽矇若還無相豈能通力行未到安身處且可依他入箇中然畢竟不合謂其看依字淺也莫若從註爲是唐宋諸儒說經未經朱子採取者猶夏商周之書爲夫子删去者終不可傳耳艾千子此論已分明然謂子韶看依字淺却不當其罪他看得仁字不好耳故云無相豈能通他只將仁當箇瞽者之相則所爲安身處者非仁矣湛若水敎人隨處體認天理亦近似好話然其所指之天理乃子靜之黑腰子也今欲破諸邪說須先認取仁字端的

張九成始學於楊龜山後師釋宗杲杲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憾矣此朱子所謂張氏論著皆陽儒而陰釋也或疑金谿之學本之范陽而實不然金

谿主靜之學。其流弊近於禪。若無垢則委心皈依矣。白沙甘泉。自是了靜一派。然自然宗旨。從與點章得來。章楓山述朱子語。謂專理會與點意。恐入於禪。白沙曰。朱子時。人多流入異學。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意。然後有進步。觀此。則白沙之論。亦所謂矯枉過正而不自知其近於禪也。且所著述。多稱說程朱。與餘姚之徒。公然與朱子為難者。亦復有間。至隨處體認天理。亦係白沙語。白沙謂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處。又曰自。自茲以往。尚有分殊處。合要理會。

此與聖門先博後約之旨相違悖。然較之以本體爲工夫者。猶彼善於此。况隨處體認天理。宋儒嘗有此說。必謂所指天理。另是一種。亦過刻之論也。仁道精微難言。先儒論之屢矣。無垢固不識仁。如留艮者。又烏足與言仁哉。

呂留良云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一條則游藝輕重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次第遞說而游藝句不可坐煞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另側重做反精妙於上三句也

朱子謂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至游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又曰。藝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是皆以游藝坐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也。文中子言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本謂游藝當在依仁後。朱子亦以此取之。留良乃引之以證其游藝不可坐煞在依仁後之謬解。是未達於文中子之言。並不識朱子取之之意也。

呂留良云功夫到聖處本原大大端已定這上面神妙却正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有所所不知不能者不知

不能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

中庸講聖人不知不能。乃謂四海之廣古今之遠有聖人見聞之所不能及者。此言道之費也。今云不知不能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是以聖人之不知不能爲未能游藝也。是以游藝爲窮究聖人所不知不能之事也。不通一至此乎。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章

呂留良云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方可行軍能懼能謀見大本領不泥定行軍說　又云單講箇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却大不是此處本分此處懼字貼定臨事說單講不得要之源頭固自大懼

字生來見得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

南軒解此節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人所以成天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朱子論之曰此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三軍上觀之尤見精密前代韓大全者但錄南軒之解而反遺朱子之辨致後人輒以推開泛說爲高而無當於聖人發論之本旨此留良最活不泥之解陰勦南軒而顯謬紫陽者也至主敬之云亦出大全朱氏公遷之說事有鉅細敬無兩心而留良區別源流强分大小抑何其支離糾纏有異於朱子郎

是戒謹恐懼之心之說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呂留良云如不可求主命說爲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只氣欠的聖人言語每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不可

意

義不可求。伊川南軒俱有此說。而或問謂此章之意。蓋爲中人而發。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留良之說勦此。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章

呂留良云方夷齊去國時固已不計孤竹之有後矣

仁以孝爲先孝以宗祀爲重使夷齊並不討孤竹之有後而但以讓國爲高是乃不孝之大者焉得謂之仁又焉得謂之求仁乎留良以已之心度聖人而敢爲悍然不顧義理之說如此

子所雅言章

呂留良云此言聖人尋常言語之間引據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三經爲課程也　又云首喝一句末又復繳一句中間列數一句純是記者會通從前語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　又云聖人初不曾立個綱宗謂言必執於此在聞言者亦隨人隨時各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語錄公案也記者自久熟會得如此筆之於書令後人領會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　又云不是聖人以

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參之同人語得聖言大都不離道是雅字倩景義旨乃得

朱子曰古之爲儒只是習詩書執禮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本註云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可見此是切實道理非有元妙之說留良乃云記者會通從前語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似聖人之言幽玄空幻得門入指點宗旨方可默坐相參何異禪門衣鉢乎既又自覺其非而改之曰聖人初不曾立個綱宗開着亦未嘗總聚同參而已不能

掩其前言之謬矣。

子曰三人行章

呂留良云聖賢學問仰有掇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謹愿之士深居支户不肯見一箇不好人不知接遇不善亦儘有鍛鍊處講聖賢道理尚有掩卻一半必不肯看一部不好書不知辨析羣言亦儘有受益處凡此只緣有箇我在正要兩邊辨別完全耳

凡言見不善如探湯見不賢而內自省皆謂適然相遭亦可借以自鏡非特尋箇不好人藉作他山之石也至勸善懲惡六經備矣刪詩不去鄭衛凡以示戒也佛經內典程朱亦嘗研求蓋欲得其旨趣而詰之也武侯教

後主讀申韓書。後儒且以爲譏。況名之爲不好書。則必其爲邪說淫詞惑亂人心之言也。屏之不暇。而可涉其流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呂留良云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眞耳

匡人其如予何。只在生德上言其理如此。此說本之朱子。然謂既生後。更無保護處。則詩書所載保佑命之。及惠迪從逆修吉悖凶者。皆不足信耶。

子曰仁遠乎哉章

呂留良云若謂此心纔提卽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卽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爲最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卽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仁至

泛而曰心。知覺之謂也。知覺從形骸上起底爲人心。從義理上起底爲道心。凡聖賢所言本心。良心。赤子之心。皆道心也。道卽天所賦於人之理。仁義禮智是也。仁統四端。言仁而義禮智該之矣。故曰仁人心也。朱子仁說云。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

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此章爲放失其心者言放則遠求則至非欲者一心至者又一心也朱子曰自心自省當體便是此卽欲仁仁至之謂也留良乃云此心纔提卽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又云心只是虛靈不昧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不知朱子釋大學明德之義而曰虛靈不昧者乃謂理與氣合故至虛至靈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是卽所謂道心也是以孟子言學問工夫曰求放心曰存其心夫心存卽理存豈非心與理一本無不

善之明驗耶言不義而受萬鍾者云失其本心夫失本心則爲不善豈非得其本心則爲善耶心之本善明矣聖賢立教曰天曰道曰性曰理此惟賢者乃能體之若世間庸愚所認者自己身心而已必告之以心之本善然後知天理人欲有主客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而徐導之易也今若謂心者空空洞洞而已善惡惟人所爲則彼之恣睢驕驁復何所已極耶不以心爲本善斯乃呂留良學術之大誤欲矯新建之差而不知與孟子之旨去而千里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呂留良云文即言也文行相須原無偏廢之理夫子只患奪志耳　又云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為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譏其玩物喪志也為如此若子以四教却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走作遂至以學文為禁而所取悉皆鄙瑣不尷不尬之物即有一二拘謹之士下梢亦無展拓只為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橛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纔說文即是言。又謂文行相須而以文為子以四教之文。則以學文之文。是將自已之文。與古人所垂之文。混而為一。不知其何解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呂留良云丘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身旦明不失其辭氣之間如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澗枯渠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莊子云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留良乃以秋爲春訛舛可笑即朱子詩傳於蒹葭蒼蒼章內引此二句未嘗易一字留良豈亦未之讀耶

子曰奢則不孫章

呂留良云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矣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

奢則不孫儉則固兩則字口氣甚緊與質勝文則野二句皆直指其病之辭若云上句當下郎是下句由積而致是兩事並論文法一樣而意義各別經書中從未聞有此等語也曾子以晏子爲國奢示儉而雜記載孔子之言平仲與管仲並譏一僭上一偪下僭上爲不孫偪下爲固矣禮無不中過中一分郎有一分不孫不及中一分郎有一分固陋不孫與固由一分至十分有積漸而奢之不孫儉之固則無積漸也胡雲峰謂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獘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獘之

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意重在不孫一邊。然於經旨實不相符。留艮竊其說。乃劃出奢之不孫。專言儉之固。則謬之又謬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呂留良云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眞本領即所謂本天者也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

明道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伊川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二說互相足。天理即心而在。故聖賢言心而理在其中。晉人之談老莊。直放逸縱恣。絕非坦蕩蕩之意。且

天光之發。天均之休。天倪之和。老莊之放逸。又何嘗不說天乎。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呂留良云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間在顏子也　又云顏子之不校渾然無非天理吾人情恕理遣總是私心唐人唾面自乾一發世情狡獪矣

朱子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却尚有個人與我相對在。又曰。顏子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留良之說剿此。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呂留良云弘毅所以為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不仁不能為弘毅也　又云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　又云秀才先不識仁字枉讀四書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穿八洞何處不見此理

仁以理言。弘毅以心言。心體無一毫拘蔽此理方有安頓處。時解以弘毅即作仁看。誠欠分晰。而留良直謂弘毅從仁出。不更謬乎。又云士者仁之具。弘毅仁之用。任仁之事。道仁之運。總是一派混話。何曾有一字道著。

子曰興於詩章

呂留良云凡以此章為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為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

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於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與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與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爲天矣

先王以詩書禮樂造士其時有其教而未謂之經及夫子刪述六經編爲簡策乃號之爲經其名雖殊而其爲教一也名曰經學有何害耶程子於誦詩三百一章云窮經將以致用也亦以詩爲經可曰俗學之見耶且曰經云者聖人以常道教天下萬世而名之也以詩禮樂爲經學尊之至矣如何反云看得詩禮樂輕淺耶以此爲心學者亦未全非何也詩禮樂之名物度數固有資

於外而其理固未嘗不本於心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記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是三者本於心之明文也如何一日心學便是異端之見看得詩禮樂輕淺耶又云詩禮樂本天與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云吾心自有與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爲天矣此非知理之言也夫詩禮樂者聖人所以教人之具也與立成者學者進於道之節次也其理皆本於天而具於人心豈得判而爲二哉

留良好言本心本天之辨葢竊取伊川程子之言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每據此以爲說夫所謂聖人本天云者特言其本則然耳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是也自繼善成性而後則所謂天之理者固悉具於人之心矣孟子所謂仁義之心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皆卽心以明理之妙亦何待揀去心字而後可以闡本天之旨耶留良未達其本而好分門戶樹標幟以自神其說豈非古人所識道未足而強言者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呂留良云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關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葢繚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　又云驕吝生於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韓子所云傲雖凶德必有恃而後行謝上蔡所謂去箇矜字不得者也然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醜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

朱子曰。此是爲有才而無德者言。又曰聖人只是平說去。如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便連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留良勦此爲說。乃又云不關才事。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

則與其所云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及所引有恃而行之說。自相矛盾矣。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呂留良云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勳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耳仍要牽合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派混話皆講章不通之說

下節可得而名。尹氏已明言之。固不必牽合無名然成功文章。是就則天中。抽出一二言之。李光地謂上節註中德字。包業在內。葢兼體用言之。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耳。猶云堯難名之德。此其可見者也。留良謂上

下節判分德業將成功文章劃出在則天之外此固執不通之論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呂留良云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於唐虞也　又云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爲之聖人之德也文王可爲而不爲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後乃迫於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未嘗除武王也

語類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而今都回護聖人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

人。又無理。只是孔子便說得來乎。據此。自以集註單指文王言者爲正。留良一則云周字兼武王。再則云未嘗除去武王。且云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王至德。紛紛置辨。若惟恐此節之爲武王累。而曲爲回護者。此徒勦胡氏舊說。而不曾知有集註之定解故也。

子罕言章

呂留良云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箇教旨在罕言只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旨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傳會害道不小矣

朱子曰罕言利者凡事循道理利自在其中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豈不言利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於命而人事廢矣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是三者之罕言卽夫子教人之微旨也今云不是夫子有箇教旨與人猜又云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旣有所以罕之故是卽夫子之教旨也且或問云三者皆理之正有何不

同。而以記者爲類記不倫乎。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章

呂留良云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衆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又云孔子不特多能異乎羣聖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即所謂多能若是尋常技藝聖字中孰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字分說也

朱子答或人之問云。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以多能爲聖人餘事。是聖字固另提起說矣。又問此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賢於堯舜。却在收拾累代

聖人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留良乃以多能爲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與聖字分說。試問經緯天地。利用萬物。非聖人而能之乎。且周孔而外。如堯舜禹湯。豈得不謂之經緯天地。利用萬物者乎。留良又何以云多能皆衆聖人所無。而亦不以此損衆聖之爲聖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呂留良云此節通指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言不是自責自勵語　又云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無不盡聖人成已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元妙說法亦非謬執謙

退也　又云有知即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也即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爲誨之意

留良謂此節通主誨人說。蓋謙言巳之無知。正對人而言。非自責自勵語。是巳。又云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則仍涉自責自勵語矣。何其胸無定見。信口枝梧也。至云有知即生知上知之謂。果爾。則夫子何不曰我非生而知。而但曰吾無知乎。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章

呂留良云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予謂原不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

前後而言須知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此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

朱子以高堅前後爲一關。所立卓爾爲又一關。前是高妙難見得親切。後是親切難至於從容也。喟然之歎雖因末節而有。然以爲首節贊聖道。統前後而言。則是卓爾末由。仍然高堅前後之見也。乖謬甚矣。又自知前後混淆無別。乃強爲之說曰。首節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夫無方體。無窮盡者。聖人之道也。化不可

為者。獨非聖人之道乎。顏子始而見其如此。旣而見其如彼。此由學問功候之淺深。而留良判為首節屬聖人。末節屬自巳。此所謂窮而遁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呂留良云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

玉自當沽。而沽必待賈。語意自有兩層。今云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則反而言之。將曰若不當沽。即可不待賈乎。此似欲逼緊一層。而不知語氣之不順也。

子曰歲寒章

呂留良云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絕俗之後凋有畸節獨行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神之後凋只一箇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出

聖人以松栢喻君子之持守堅定未說到神聖極至處卽以本論後凋者固不止松栢然本文明說松栢後凋只應就松栢言松栢不必推及他木亦無容別其爲何等松何等栢也留良於燕居章云其間高下等級正多於絕四章云無字中精粗等項亦多此又云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不解其何故必與本文作抝而好爲此搜剔分別也

唐棣之華章

呂留良云言思便是言理論者必以理爲腐而粘住思人說此正迂腐之至　又云夫子借詩言而反之就思人教思理離脫思人固非膠定思人亦非也夫子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蘇氏謂爲詩者未必知此夫子斷章云爾夫騙詩義在思馬說詩豈必泥思馬乎是求廓而反室矣

詩曰爾思。曰室遠。豈得謂非思人。聖人引詩而言思則不遠。自指理說。留良以粘住思人說爲迂腐。又云夫子就思人教思理。脫離思人不得。膠定思人亦非。支離朦混。殊不可解。至云騙詩義在思馬。雖初學兒童。亦知其說之謬也。

孔子於鄉黨章

呂留良云鄉黨宗廟朝廷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合兩節看乃見聖人全體

聖人周旋中禮。即一舉一動。俱可見聖人全體。所以記其不同者。正要人於不同處。參看出聖人之所以各中乎禮耳。留良乃謂兩者類記。見聖人之不測。則謬矣。聖人進德淵微。則有神而不可知處。化民成俗。則有過化存神而不可測處。若夫鄉黨卑讓之禮。會朝表著之言。乃秉先聖之禮。酬交接之宜。何不測之有。此種議論。所

謂飾智以驚愚求深而反淺也。

執圭章

呂留良云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併讀以形容手容之平耳是記者度量高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門人問朱子云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者。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是原說手之稍有上下也。今云非夫子有時而上下。豈聖人手容。畫然一定。略無移動者乎。